

满门忠烈

陈霞飞／著



赵家原是滨湖拥有几万担租的大地主。到清末民初，赵府已开始衰败。三弟兄之一的赵印绶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，跟随孙中山反清。辛亥革命后，先任宋教仁的私人秘书，后被湖南推选为非常国会参议员。因反对袁世凯称帝，不满政界黑暗，回归故里，抑郁而终。他的四子二女，先后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。

20世纪30年代曾名噪大后方话剧界、电影界的《文汇报》记者白云的绝世之作

满门忠烈

陈霞飞 / 著



青年时期的作者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满门忠烈/陈霞飞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8. 5

ISBN 978 - 7 - 5087 - 2177 - 4

I. 满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6023 号

书 名: 满门忠烈

著 者: 陈霞飞

责任编辑: 尤永弘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66080300

(010)66083600

(010)66085300

(010)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66060275

电 传: (010)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75mm × 250mm 1/16

印 张: 32.25

字 数: 588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前 言

本书是一部纪实小说,全书60万字,展开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壮阔画卷:在漫长的斗争中,白色恐怖弥漫的旧中国,革命者有的坚贞,有的动摇,有的叛变;叛变者中有的为虎作伥,破坏革命,也有的后来重返革命队伍。反动派阵营里矛盾重重,正是革命者可以利用、克敌制胜的条件。

忧国忧民,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。很多回忆录、报道和文学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革命的高尚情操、巨大贡献和坎坷经历,不乏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优秀的作品。但是,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跨越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尚不多见。本书描述的基本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作者以生动的笔触,为人们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
故事从上世纪初滨湖的贫农、地主讲到解放后的老干部和改革开放中的省长、企业家;从国民党的死牢讲到解放战争战场;从农村讲到城市;从国统区、敌占区讲到陕甘宁、晋冀鲁豫根据地;从在白色恐怖下冒死寻找组织讲到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的蒙冤;从为理想而奋斗讲到被误解而迷惘;从旧中国的黑暗讲到新中国的希望……悲欢离合,曲折动人。

作者陈霞飞,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南京转移到重庆,从事文艺工作,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组织有了工作上的联系。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文汇报工作,是一个很活跃的新闻记者。文汇报被国民党查封后,她按照党组织的指示,经香港、天津,辗转到晋冀鲁豫解放区。从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,后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

史研究所,从事研究和编译工作。晚年写作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她革命人生的一个总结性的收获。

作者和本书主人公赵显黄的原型是同事和知交。她敬重赵的革命经历和独立思考、坚持真理的精神,深切同情他的不幸遭遇;也为赵在文革后陷入“凡是派”的巢臼而深切遗憾。赵将自己几十年的日记交付给她。她以新闻工作者的敏锐,对赵的大姐和大姐夫做了详细采访。受他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传奇经历的启迪,她对这段历史做了进一步的发掘。查阅了相关档案、党史资料,潜心研究史实,并采访了可能采访到的相关人物,如李达副总参谋长。她并从许多老战友和同事,特别是她的先生、抗日战争史学家曲跻武那里搜集到许多亲身经历的有关素材。这些努力使她能实现夙愿:写一部反映20世纪几代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干革命的小说。

离休时,陈霞飞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料。1993年,她以70岁的高龄,开始学习使用电脑,着手完成这部巨著。到世纪之交,初稿基本完成。她一边写一边征求意见,反复修改完善这部书稿,一直到2003年不幸患病卧床。

陈霞飞去世后,曲跻武先生非常认真仔细地对全书进行了审读,对小说所用的资料作了核对和充实。遵循陈霞飞的嘱托,马继森协助曲老,对建国后资料的核对,对全书文字作了一些润色,完成定稿工作。

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,结合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和新闻工作者写实的生动描述,渗透着作者美好的理想,寄托着20世纪革命知识分子执着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热切期望。这是一部少有的真实生动地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力作。作者娓娓道来,故事情节惊险离奇,叙述中充满理性思辨和解析。它将有助于人们体会20世纪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富强之路的传奇色彩和艰辛。

马继森

2005年3月26日

目 录

- 第一章 墨田河边风雨欲来 反袁称帝印绶被捕 / 1
- 第二章 赵坦黄离家走长沙 反军阀元槐被开除 / 23
- 第三章 赵元槐女师大入党 南昌起义革命洗礼 / 38
- 第四章 潮汕撤退白色恐怖 坦黄夫妇不幸遇难 / 57
- 第五章 贯彻人自为战方针 岑赵南洋颠沛流离 / 76
- 第六章 何素我艰难度日月 赵显黄务农以铭志 / 94
- 第七章 赵显黄家乡办新学 孙苦生冒死逃回乡 / 107
- 第八章 老蒋电令处决润初 何戒僧出师遭不测 / 120
- 第九章 元槐流落北京教书 润初促孙殿英抗日 / 141
- 第十章 元槐恢复组织关系 显黄跋涉贵州结亲 / 158
- 第十一章 岑润初赴延安开会 赵元槐任县委书记 / 170
- 第十二章 滨湖县委重建组织 错误决定公开身份 / 182
- 第十三章 显黄积极抗日入党 润初收留抗日青年 / 193
- 第十四章 滨湖沦陷组织遭袭 元槐乔装出逃重庆 / 206
- 第十五章 润初使孙殿英中立 周恩来指示做掩护 / 217
- 第十六章 赵显黄抗大任助教 受审查编内变编外 / 230
- 第十七章 赴重庆中央训练团 继续潜伏孙殿英部 / 246

- 第十八章 岑润初洛阳被逮捕 赵元槐被迫假填表 / 262
- 第十九章 赵显黄抗大重入党 孙苦生艰苦到延安 / 274
- 第二十章 终南山破牢房越狱 四昼夜死里又复生 / 288
- 第二十一章 岑润初返乡寻组织 策动王道反对日寇 / 301
- 第二十二章 赵显黄调职到地方 谈体会又起新波澜 / 313
- 第二十三章 任晶抗敌桑园突围 太行地区整风审干 / 325
- 第二十四章 策反起义润初成功 润初全家团聚太行 / 336
- 第二十五章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 策反高树勋部起义 / 352
- 第二十六章 行知学校元槐执鞭 润初策反廖运周部 / 360
- 第二十七章 开国大典百感交集 朱季吉不期遇王震 / 370
- 第二十八章 显黄历史问题平反 开展工作用人“不当” / 380
- 第二十九章 干部定级心生疑团 赡养老父被降三级 / 395
- 第三十章 反右倾开始拔白旗 赵显黄在劫难逃脱 / 404
- 第三十一章 歪曲历史做出结论 赵显黄再一次蒙冤 / 417
- 第三十二章 鲍委农场探望昭舅 元槐重申不是“脱党” / 430
- 第三十三章 赵显黄申诉却无门 错对象达牟误终身 / 438
- 第三十四章 赵显黄被全面专政 贤书记成棒下冤魂 / 447
- 第三十五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尔牟山牟插队高原 / 461
- 第三十六章 廿载冤狱一朝平反 显黄重上领导岗位 / 481
- 第三十七章 赵显黄再婚会兄姐 手足情深析“傻瓜”论 / 486
- 第三十八章 道不同伴侣终分手 失明丧子显黄归西 / 495
- 尾 声 / 503
- 后 记 / 508

第一章 墨田河边风雨欲来 反袁称帝印绶被捕

湖南省的滨湖县,原称滨州,城当洞庭湖东岸。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滨州楼,便坐落在城的西侧。地属冲积平原兼有丘陵地带,层层梯田,错落有致,堪称鱼米之乡。素来讲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。欲取天下,必先充军实,所以,湖南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十年内战,几个主要的苏维埃区域,都建立在湖南及其邻省的边界地区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,这里的斗争此起彼伏。住在湖滨县墨田河畔赵家庄的赵家两代,四对夫妇,是我们所要讲的故事的主人。

滨湖县郊的墨田河,穿行于达云山、鸡鸣山、莫阜山、相思山之间。这里,山林茂密,四季常青。河的上下两岸,散落着一些村庄。青砖到顶,粉刷着白灰的瓦屋与茅草苫顶的农舍,星罗棋布。这些山都是滨湖县的名山,上面自然建有名刹,各地善男信女,终年香火不断。不过,我们要说的赵姓人家住的赵家庄,因它位于出口仅20多米狭隘的墨山口附近,是个兴修水库的天然闸道。在20世纪50年代,它已在大兴水利的热潮中沉没于当地政府修建的墨山水库里了。

原来,这里有个有趣的去处,人称“仙人石”或“山大佛”。大佛的头,是偏向右侧的一块巨大圆石,直径约五六米,当地人称仙人石。传说从前有一位神仙,云游到此,见莫阜山风光确实是好,便降下云头在此歇脚。神仙站在大圆石前沿,发现圆石下有一个阶梯,如果把这块大圆石比做佛头的话,那么,石下的这个阶梯就很像是佛头上扁平的鼻子下面伸出的一片嘴唇。虽说狭窄,却也可以立脚。神仙便歇在这唇上欣赏墨田河上下两岸的风光。一时内急,就站在这里撒了一泡尿。随后,他把手里的铜铃抛下,铜铃幻化成又一个长而圆的石头,恰巧作了佛的下半身。这个原先只有佛头的石山,便成了有头有身的一尊完整的大佛。这就是这段低矮的山峰被称为山大佛的由来。

这位神仙在此潇洒而去之后,那个宽约尺许,长约三尺的石阶(大佛的嘴唇)上便留下了一对大脚印,中间还有一条小小的沟(神仙撒尿冲出的沟),大家称它为“尿沟”。由于这么一个有趣的神仙故事,它的地形特征又能满足一些人的冒险心理,这里便成为当地砍柴的农夫、放牛小孩的极好玩的去处,因而大大地有名起来。凡是能爬到佛头,再滑向大佛嘴唇,站在神仙留下的大脚印上,撒一泡尿,眼看它流向尿沟的人,就算一条好汉。于是,世世代代不知有多少大人孩子,力争爬上去撒一泡尿,好像完成了一桩英雄业绩。

爬上去的人，坐在大圆石上，远眺莫阜山的西南方，山风阵阵，顿生凉爽舒适之感。后来又发现还有一个好玩的去处。山大佛右侧的山谷，也就是鸡鸣山余脉的山涧。墨田河蜿蜒而下，胆大的人，从这里经小路爬过对面，便是一扇笔直的石壁。它比大佛的头要高些，站在大佛头上，向爬过那边的伙伴喊话，石壁随即发出一串洪大的回声。爬过去是有些艰难，但一经克服这个困难，也就成就了又一“好汉”行动。大佛头偏向右臂，这里有一条山路，通向山脊后的许多村庄——赵家庄就是其中之一。从佛的脖颈左侧绕右臂而下，这条路很陡，从这里走必须手脚并用，爬过一百米不到的陡路后，便下到佛的膝盖部位。这里又分两条路，左侧是阴坡，右侧是阳坡。大佛的胸部长着许多松树，肚脐以下，还有种红薯杂粮的梯田。

1912年春末，赵家庄的几位少爷小姐到这里来玩。大少爷叫坦黄，那年十二岁，他带领着七岁的大妹元槐、六岁的二妹梨槐和五岁的大弟志黄，一起来到这里。不消说，能爬到佛头上的是大哥、大姐。其余两个只好在佛脚上的梯田里趴着仰望哥哥姐姐的壮举。坦黄爬上佛头后，想充一充“好汉”，向“尿沟”撒泡尿。他试探着往佛唇那块石阶上爬去。刚爬到半途，便四肢乱抖，上不能上，下不能下，只好把身体紧紧贴在粗糙的岩石上，哭叫起来。他一哭叫，还站在佛头上的元槐和趴在佛脚上的梨槐、志黄，全都跟着哭喊起来。这片哭声，从对面的石壁上反射出来，一时惊动了许多附近的农民。他们纷纷从各处爬上去，紧赶去救这个孩子。最先到达的是住在大佛脚下的农民孙家父子两人。父亲比儿子晚到几步，那农家孩子让赵坦黄爬在他背上，抱着他的脖子，一步步滑下佛颈，再到佛脚。放下坦黄，那孩子再上佛头去接下元槐。赵坦黄虽然没有实现撒尿的愿望，但毕竟泪洒佛唇，经历了一场惊险。

等大家都站定在佛脚的梯田上时，赵坦黄神色乍定，一看救他的这位农民孩子，长得比自己矮小，问起来才知道他也是虚岁十二。这孩子姓孙，小名落巴生。父母贫穷，生女过多，不胜负担，希望生了这个男孩以后不再生育了，便按当地习俗取名落巴生。这孩子身穿蓝布大襟衫，灰白布裤，拿一条带子捆住裤腰，脚穿破布鞋。而赵坦黄的穿戴和他大不一样：衣服开襟在胸口当中，直溜溜一行闪光的纽扣，襟上还有三个口袋。裤子中缝笔直，鞋就更不一样了。落巴生知道那叫皮鞋。其实，若不是这双硬邦邦的皮鞋，赵坦黄也就和别的孩子一样，把脚底贴紧石头，从大佛的嘴唇上一滑，出溜下来就到了大佛的脖子，再从佛脖子就很容易下到佛身上，也不致出现这吓人的一幕。落巴生的父亲叫孙长庚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农民。他先见赵坦黄这身衣裳，再看其余的女娃剪着时兴的童化头和穿着城里人的讲究衣裳，猜想这一定是山那边赵家大地主的孩子。这孙长庚老实巴交，从不攀富，要不是碰上孩子遇险，他是不会去接近那当地远近闻名的赵家的。此刻看着这一群受了惊吓哭哭啼啼的娃娃，孙长庚便一边拉着坦黄少爷的手，好言劝慰说：“冒得事！冒得事！”一边吩咐落巴生领着几个小的，送他们回家去。

当年要过这墨山口，得走过一座桥，才到得了赵家庄的赵家大院。赵府在清朝末年原是拥有几万担租的大地主。它的祖先鸿参公，起家时，原是清政府参与划定滇缅边界的官员。那时，他还是个好官。在划界中，他出于爱国激情，便拍案而起，决不让边土在他手里输寸分。以后做了川东兵备道，掌了实权之后，思想起了变化。狠心地刮了不少钱，终于在家乡修建了一所很大的宅院。高墙砦堡，煞是威风。

孙家父子只顾领着这四位少爷小姐，让他们安全到家，一路没空闲来看光景。到得狮子山赵家大院门前，方始观察了一下周遭的环境。孙家父子对这狮子山，过去只从脊背后看。现在来到正面，才发现它真像一只趴在那里的狮子，煞是壮观。这山上遍植松柏杂树，清新秀丽，像一道绿色屏障。大院的门前，有大片草坪，竟东西宽约百十来丈，南北长约三十来丈。草坪前面是大片的稻田。过了这片宽敞的稻田，就是一条向东流的清澈小溪。溪上有石桥，两岸植有间隔相等的高大松树和白杨。这座宅院从东到西约共八丈，一排三个大理石贴墙的门，由高大的门墙相连。光这气派就把孙家父子给镇住了。那些守门家丁，早就因为这四位少爷小姐离家好久，到处找不着，正在慌乱中。看到有人牵着手送到家门，好不高兴，便留下这父子二人，让他们见一见孩子们的母亲，三房的太太。

这三房的太太叫何素我，系武汉名门之后，家风敦厚，阖府大小以敬老怜贫闻名。她听家人们禀报孩子找到还带来了客人，便忙着到大门迎接乡邻和看四个孩子。孙长庚见这三太太，穿着虽是讲究，但并不华丽。她人不过三十来岁，虽非天足，但放得早，比起同龄人来，可算是个新派女子。孙长庚上前打过招呼，就要告退。三太太礼让说：“请进屋吃茶。”几个孩子又死活拉着不放，落巴生欢喜见见世面，不肯跟父亲马上回去。孙长庚无奈，只得跟随三太太到她们的住处。

从门垒边的下人住处经过一排二层建筑的客房往里走，全是花岗石铺地的甬道；两边的丹墀也是花岗石铺地，每个都不小于农家晒谷的场院。进了中门，是木栅围住的一所大厅堂，俗称桥厅。第二进也是三个大理石门。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大圆门。东边的圆门里边，有三进深的两层楼建筑。西边圆门内不似东边，只有两进深。往里走，只见大中堂东西两壁都挂着许多木刻油漆鎏金的楹联。还没顾上细看，又走到一扇硬木雕花的大屏风面前，三太太一拐走了进去，原来这屏风只作隔开前后之用。走过屏风，两侧又有大木门，进了这扇大木门才算进入上房。这里不知有几多凹进去的神龛，孙长庚见过的是：上面油漆金字“天地君亲师之位”。他估摸神龛里无非是供的他赵家先人神主。神龛下面，各有一架穿衣镜。堂屋两壁挂着许多木匾，看似与中堂上挂的是一类东西。谁知，神龛后面还有一个大厅堂，供着观音菩萨和孔夫子牌位。落巴生认得，牌位上写的是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”。走到这里差不多已经见到二百来间二层楼的房子了，厅堂还除外。走了这么久，尽是甬道相连。孙长庚心想：听人说富贵人家下雨天走路也湿不了鞋子，原来不假。心中无限感叹：人和人竟

有这么大的差别！如果无人领着，自己怕会迷路。这时，总算走到了三房住处。孙长庚也懂得，大户人家上房后面的厅堂，一般是进不来的。三太太至此便请孙长庚在一张条桌前落座。家人忙端上茶盘、果碟。无非是咸姜、盐豆、干果一类东西。三太太感念孙家父子把儿女救出险境，还送到家门，因而一片盛情款待孙家父子。这倒使孙长庚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何素我的丈夫名赵印绶，字新升，是滨湖县的名人。此时不在家中。赵印绶在清末曾考中秀才，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，跟随孙中山先生反清。回国以后，当过一任四川内江县长。在家乡曾办过洞庭女校，提倡妇女解放。辛亥革命后，先任农林总长宋教仁的私人秘书，在北京工作。后被湖南推选为非常国会参议员，赴南京开国是会议，一去音信杳然。何素我知书识礼，对她丈夫以天下为己任，做一个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志士的志向，非常支持。相夫教子是中国古训，她就毅然一人担当起教育子女的责任。

孙长庚虽不识多少字，但看屋内一色摆着书柜，书桌上摆着各种文具，壁上挂了一幅云山雾罩的古画，两边配了龙飞凤舞的对联，他也猜得到这是三先生的书房。三太太等坐定后就问他孩子叫什么？孙长庚忙答：“落巴生。”又问：“家境如何，收成怎样？”闲谈一会，三太太转身进入内室，稍后便捧出个青布包袱来。笑吟吟地说：“这里有两件衣服，拿回去给孩子换洗。只是不知合身不合身？”孙长庚一看是同大少爷穿的一样的学生服，还有两双丝光袜子，他不敢去接。心想：人穷志不穷，初次见面，就眼热人家的东西，叫人看贱。他连连作揖说：“三太太，这么贵的东西，送我们白糟蹋了。种田人成天泥水里滚，光身子打赤脚倒更方便。”三太太说：“我看落巴生还小，干田里活也不顶事，不如叫他读点书。我们家请了一位先生，教几个孩子，这几天太热，先生回家去了。等过了伏天，让坦黄去叫落巴生也来上学吧。”

正推让间，外面隐约传来哭声。一个管事模样的人进屋对三太太悄声说：“东院大先生屋里……”孙长庚见三太太脸色陡变，知道有事，不好久留，忙起身告辞。

何素我送走孙家父子，急忙赶到东院看望长房兄嫂。原来赵府兄弟三人，老大佑生，在家赋闲；老二已故；老三便是三太太的丈夫，正在外省供职的赵印绶。全家尽由老大赵佑生主事。他只有一子，名叫均黄，长坦黄三岁。赵佑生爱子如命，每次抽鸦片烟，都把他的宝贝儿子抱在怀里，逗乐之余，不时地吹他一口烟。均黄便上了烟瘾，不到10岁，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。别人劝佑生爹不要给孩子再吹大烟了，赵佑生根本不理。因为他抽大烟特别讲究，非云土不用。云土系云南所产名烟。熬烟膏得用参汤，一熬便是多少罐，埋在地下，过多少年之后起土。这种好烟，他自己享用，怎能不叫他的宝贝儿子享用！可均黄到了十五岁，在毒品的摧残下，一命呜呼了。何素我见佑生夫妇哭得死去活来，衣物用具遍地狼藉，无人收拾。一边吩咐佣人伺候大先生梳洗，一边安慰大嫂说：“侄子福薄，已经走了。还是料理后事要紧。”赵府上下，管事

佣工也近二十口,只因赵佑生光认烟枪,急切间竟不知呼唤何人。何素我虽是女流,却比大伯子有见识。往前些年说,赵印绶在四川内江县知事任内,正逢连年灾荒,民变蜂起。赵印绶忙于安抚难民,又要从事革命秘密活动,顾不上家庭,就交给她两百银元,叫她带孩子回湖南滨湖老家。那时拦路抢劫的事十分平常,有钱带在身上,连性命都难保,漫说走那么远的路回湖南了。何素我断然决定,把两百元硬洋,散给难民。这名声一传开,那些有钱人走不通的路,她带着儿女,却由沿途袍哥大爷,一站一站地派人把她护送回滨湖。往后说,她还做了一件震动滨湖绅界的事。当南北两军在湖南大打仗,直、皖、奉、苏、鲁,几支大军纷纷南征,占领了湖南大部分地区之时,吴佩孚的第三师长驱直入,直抵衡阳,进而占据滨湖。吴佩孚向滨湖士绅广发帖子,请人当他的“谏议”,自然少不了有既是议员又善书法的赵印绶的一份。接了这种帖子的人,多数想借吴的势力,依旧在地方上作威作福。见了帖子,便上紧着给送帖子的“喜钱”;即使不想抛头露面的人,也把帖子当作护身符。何素我却把吴佩孚送来的帖子,从门缝中丢了出去。要喜钱的人也被推出门外。地方上的士绅,上门劝何收下帖子,并开导她说:“收了帖子,成了人家的人,就事事好办,没人敢侮慢你家了。”何素我啐了一口说:“你是谁的人,我不知道。我可是我父母的人。从不晓得还要当谁的人。”话传到吴佩孚耳朵里,向来以“儒将”自居,也爱好书法的吴,杀人归杀人,嘴里却讲佛论道,他便藉口赵印绶不在家,这些话乃“妇人之见”,没有追究。

赵府中大房儿子夭折,何素我眼看大伯子方寸大乱,只得替他拿主意。立时传唤管事佣人,购棺买布,准备入殓;杀鸡煮酒,请阴阳先生。佑生夫妇担心爱子冥路寂寞,只求丧事办得风光,不在乎花钱多少,按大丧办理。赵府从大门起,里里外外挂起蓝色灯笼,围上蓝色屏帐,为这位十几岁的少爷,大做法场。和尚、道士,尼姑,还有来劝慰的宾客,进进出出,门庭若市。

真是祸不单行。大房的丧事刚办完,二房又出了人命案。原来,二房赵佐生死去多年,留下一子,名叫炳黄。他是个花花公子,吃喝嫖赌,样样在行。不到二十岁,一妻一妾之外,还养了姘头。几个女人争风吃醋,成天打架呕气。这天,“野女人”忽然暴死。乡约地保上门查问,官府又派人来验尸。那边屋里宝贝蛋蛋刚刚入土,这边屋“野女人”尸体横陈。何素我本想躲清静,不去过问。无奈寡嫂苦苦哀求:“细伯(婶婶),你侄子捉到衙门去了。他那身子哪经得起挨板子,好歹救他一命!”说着就要下跪。何素我连忙扶住,叹气说:“你早操心,也冒得这些事了。”埋怨归埋怨,还是少不得替她写禀帖,找衙门,花钱疏通。幸而没有苦主,定个“中毒身亡”,不了了之。何素我终觉于心不安,只怪赵家出了不肖子孙。活生生一个女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。虽怨那女人自轻自贱,但终觉做女人可怜,她同情那个女人,心里总不痛快。

何素我一个女人家,做事能这么杀伐决断,自然远近闻名了。

三房是赵府里最本分的,出不了上面说的那种事。可是,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。

各房的“阔”，其实全是楞摆出来的，是靠卖地，卖古玩字画，卖首饰。这样搞了好多年，早已是个空架子了。赵印绶在外做官，不仅不往家里拿钱，反向家中要钱。以年景说，谷子才卖一元钱一担，农民受苦自不待言，就是身为地主，如无外项收入，手头也是拮据的。加上连年的家庭变故，搅得坦黄兄妹读书也大受影响。

为让落巴生读点书，三太太让坦黄去喊过落巴生几次。盛情难却，孙长庚也就让落巴生过赵府寄读。三太太给他起个学名叫乐生。其实，孙家劳力少，乐生外婆早瘫在床上，她家中无人可以依靠，事事要乐生搭手。这读书的事么，也只能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罢了。再说，近年赵府多事，不免要请教书先生帮忙。教师兼了师爷，也影响教学。

乐生好多天不来上学，坦黄担心他是不是病了，就带了大妹元槐去看他。二妹梨槐，弟弟志黄，闹着也要去。坦黄说：“走不动我可可不背你们啊，听清楚了！”话没说完，志黄一溜烟已经跑出大门。

孙家坐落在大佛盘着的腿弯当中，有条小溪从村中穿过，村里人家排列成“八”字形。一片在溪南，一片在溪北。村后有松、柏、果木林与菜地。小溪南侧，还有四五亩大的一块平地，是全村晒粮、堆肥和儿童们游乐的场地。小溪旁边有一眼供全村饮用的甜水井，还有一株两三人合抱的老樟树。山坳之下，有个三角地带，尽是种双季稻的高产田。收割以后，这片水田像一面明镜。

滨湖区一般农民住的是泥坯砌墙茅草盖顶的房子。通常都是三开间，中间是堂屋，一边一间住房，再用土坯在后边垒个灶屋，这旁边就是喂猪喂牲口的地方。老人一般住进门的右手边，小夫妻住左手边，小孩跟爷爷奶奶住。可是民国以来，地方连年不静，全靠种田为生的孙长庚又添丁进口，哪有闲钱盖屋？他家连个堂屋也没有，他和乐生的伯父共用一个堂屋。堂屋也分前后两进，前小后大，中间也有天井，两侧共有七间厢房。他伯父除了种田，有个儿子在滨湖城里当店员，有时做点小生意，收入比乐生家要多，所以分家时面子也大些。乐生的伯父分五间，余下两间就分给了全靠务农为生的孙长庚了。这七间房原是依山而建，孙长庚用来做灶屋的偏屋以及另搭的一间堆放杂物的木板楼不说，主要住人的两间房都被邻居的房屋左右包围，后面又靠山崖，全部房舍除靠大门边有一个窗户外，只靠屋顶上安装的几块梯形明瓦采光。后来，孙长庚的父亲因和乐生的伯母过不到一起，搬来和乐生一家住，就是住在靠山崖的灶屋后半截，用碎砖垫起来的房里的。那屋靠山崖透点光亮，实在是一间黑屋。伯父见他们可怜，有时就把空屋借给他们暂用。孙长庚已经这样过了二三十年了。

走近孙家，赵坦黄一眼看见乐生提着个木桶在喂猪，蓦然大喊一声：“好个乐生，看你逃到哪里去？”

乐生先是吃了一惊，见是坦黄，还有元槐、梨槐、志黄，不禁喜出望外，丢下木桶，

两手在裤子上抹了抹,连忙上前迎接。

孙长庚去了菜园。乐生妈坐在橘树下纳鞋。一见贵客来临,撇下针线活,跑进屋里烧茶。接着,从屋里出来一个很健壮的姑娘,端着竹桌,又放好茶果,对着坦黄嫣然一笑:“请坐!”坦黄见她生得唇红齿白,秀发如丝,眉目传情。望着她的背影,悄声问乐生:“这是谁?”乐生咕哝一声:“妹子。”坦黄笑起来喊:“你说鬼话,她比你高,比你大,是姐姐吧!叫什么名字?”乐生说:“风姑。”坦黄说:“名字挺怪,倒也好听。”乐生愤愤地说:“好听?你领回去供起来吧!”坦黄奇怪:话怎么这样说呢?那风姑原是边走边在听他们谈话的,此时猛地转身,突然跑到坦黄面前笑嘻嘻地冲着坦黄说:“那你就叫我嫂子吧!”在她俯身向坦黄时,离得那么近,全身的女人气味直扑坦黄的鼻子。臊得他耳根发烧,直往一边躲闪,椅子一歪差点跌倒。乐生朝风姑骂了句:“不要脸。”风姑理都不理,像刮风一般,风风火火地跑进屋去了。

这个出落得十分水灵的女娃,泼泼辣辣,大家嫌她爱“疯”,才叫她“风姑”。对乐生来说,她比他大,本该叫她姐姐。家里不让落生叫她“姐姐”而让叫“妹子”,是因为家里自乐生的两个姐姐出嫁后,做活没了帮手,才替落生订风姑作童养媳的。把堂客姐姐硬叫妹子,为的是让明显矮小于她的乐生,从名分上好“管”住她。实际,“妹子”膀大腰圆,见人不论生熟,能说会道,与枯瘦焦黄,小矮个子,死活不开口,活像个没长成的小苦瓜的乐生比,显得他没有一点男人味道。乐生自己也惭愧得很。两人见面,擦身而过,双方都不吭一声,好像彼此身上长着刺。“妹子”来孙家没有多久,全村的小伙子都找她搭话,那些堂兄、弟、侄,表兄弟、外甥等20来岁的青年,明知她和乐生尚未圆房,偏赶着叫她“嫂子”、“婶娘”。找岔拧她一把、掐她一掐的事是常有的。风姑对孙家的人看不上眼。她说孙长庚是个“哑巴”;乐生妈见“妹子”并不替家里干活,反成天走东串西,跟村里的后生打闹,自己生闷气,也愁眉不展,风姑就不想看她。乐生砍柴时从树上掉下来,砍刀把左手中指从指头当中劈成两半。孙长庚赶紧抓把灰抹在伤口上,紧紧捏着他的手,把他背到家里包扎。“妹子”只当没事,竟问都不问一声。如今,伤口虽已愈合,可左手的指甲永远成了两半。风姑以为乐生一身都是“晦气”,她当然不想看。对乐生的爷爷就更不想看了。“妹子”说,她自进孙家门就是“出门看天气,进门看嘴脸”。

梨槐和志黄一来就喜欢这个家,屋子好黑啊,真是个捉迷藏的好地方。风姑领着他们屋里屋外地疯跑,东藏西躲,笑声不绝。乐生又骂“妖精”。元槐说:“人家也是人。你不喜欢,离远点就是。我们今天来是问你,为什么近来不去我家读书呢?”乐生说:“你不晓得,我外婆瘫在床上,靠我伺候。喂饭、喂水、翻身、倒马桶。外婆家里有个舅舅,出门讨饭,哪里找他?不是我不爱上学,事事要人做,风姑成天找不见人,我哪里走得开!想起来心里真烦,活人真没有意思!”坦黄听到这些话,也说不出个长短,跟着叹气。

天色将晚,坦黄兄妹起身回家,却找不见志黄。喊了几声也没有人应。屋前后找了个遍,也没有人影。乐生妈惊慌地说:“会不会掉进水塘?”埋怨风姑没有照看好小少爷。风姑也慌了。梨槐说:“冒见他出屋呵!”一句话提醒了乐生。爬到黑咕隆咚的木板楼上一摸,志黄果然在那里睡着了。原来他们捉迷藏,他躲在上面,那是乐生和爷爷睡觉的地方。爷爷老了,身上没有热气,每夜都要把一双冰冷的脚放在乐生的热肚皮上,让孙子给他“煨脚”。乐生害怕爷爷脚冷,稍一移动就要挨爷爷的“丁角老”(湖南人用中指关节敲别人的头叫丁角老)。志黄玩累了安静下来,眼皮一阖入了梦乡。元槐说:“乐生,你不叫醒他,叫他给爷爷‘煨脚’,吃几个‘丁角老’。”志黄十分得意:“你们都没找到。”

孙长庚从菜田回家,已是星斗满天。听说坦黄兄妹来玩了半天,心中高兴,只是自己不在家,未免怠慢,有些过意不去。第二天,拣了五十个鸡蛋,半袋子花生,摘了一小筐橘子,打发乐生挑到赵府,请三太太尝新。大户人家不缺这些东西,不过略表心意而已。但是孙长庚有件心事,不知该不该告诉三太太。他想趁新谷上场,能喘口气的功夫,给乐生和风姑“圆房”。因为老父、岳母都盼望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,能看到“四世同堂”。而且风姑名声不好,圆了房,收收心,想必能安分一点。犹犹豫豫,最后决定还是不惊动赵府的好,免得人家又要花钱送礼。

孙家选定1912年9月18日做乐生和风姑拜堂的日子。孙乐生这天就满了十二岁。孙长庚没敢张扬,只请了风姑的寡母、乐生的伯父伯母、两个姐姐和姐夫,还有他的堂舅也是乐生以前的私塾老师泽山爹和他的儿子。都是至亲,没有外人。拜堂仪式很简单。乐生头一回穿上三太太送的学生服和丝袜。鞋子么,那当然还是农家自制的布鞋了。孙长庚只给他买了一顶礼帽。风姑穿一身红花布袄,乐生母亲给新娘绣了花鞋和红盖头。叔伯兄嫂牵着新娘和乐生在祖宗牌位前磕了头,又向双方家长磕了头,新娘新郎相对行礼后,送进那里间没有阳光的东侧厢房的小间。里边不过把平日堆的红薯、杂粮收拾了一下,点支蜡取光,就算“新房”了。

乐生一进那令人窒息的黑屋,就一头向风姑扑去。郁积心头的怨气,使他疯了似地对风姑又捶又踢,又撕又咬。风姑捂住脸,由他逞凶。论力气,两个乐生也不是她的对手。她不反抗,不作声,默默承受,是因为她知道乐生在行使丈夫的权威。她一直盼望她的丈夫像个男人,强健、有力,甚至粗野。那怕他用铁钳般的手臂,将她紧紧钳住,或是把她撕成碎片,捣成粉末。可是,她碰到的是一个小僵果,不是个男人。她恨这个家,也怕这个家。一个个地冷漠、麻木。不但不能保护她,反而用怀疑、祈求、厌恶的目光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从他这么凶地打她以后,他也许真的长成了男人?

乐生终于精疲力尽。没有听到一声哀求,享受一下权威理应带给他的自豪和征服的快乐;相反,回答他的是轻蔑和鄙夷。他的心里不是轻松,而是沉重。他害怕了,退缩了。一时间他想叫“救命”!终于他抱着脑袋冲出了“新房”。他一路狂奔,魂飞

魄散。风声中传来妈妈的呼唤：“乐伢子，回来呵！”夜深人静，喊声凄厉，如同招魂。

乐生爬上大佛头顶，从那里纵身一跃。他要投奔死亡，只有死亡才能搭救他。

乐生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竹床上。屋里布置讲究，桌上有盏玻璃灯，照得他的眼睛有点发疼。他想起自己怎么在这里躺着，也猜不着这是什么地方。他想侧身坐起，只感到疼痛难忍，不觉叫出声来。坦黄在外间听见动静，赶紧进屋来招呼他说：“乐生，醒了？你真吓死人！你在佛头都能背我下来，怎么你会从佛头上跌下来？把腿骨都摔断了。”乐生这才想起自己原是要去寻死。他对坦黄的问话，一声不吭。

原来，乐生跳下佛头后先是挂在一棵树的枝杈上，他故意浑身乱动，从树上才又摔到地上，疼昏过去。他就这么昏迷地躺在地上，直到清晨。正赶上坦黄的父亲赵印绶从北京回来后，歇了几天，清晨闲散，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“山大佛”去玩，看见山大佛下面的路径上，躺着个摔得半死不活的孩子。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等待好久，才有过路的挑夫，他让挑夫把这孩子背到赵家。偏何素我又认识这孩子，还说他救过坦黄他们几个的命。赵家便赶紧找医生，给乐生接骨敷药。乐生醒来后，暗自生气，怪自己不争气，寻死都不行，还给人家添麻烦。日后哪有脸面见人？想到这里，挣扎着要爬起来。坦黄说：“不要动，你才上了药。骨头接不上，落下残废，一辈子要人侍候，那才不得了！”乐生吓得不敢乱动。元槐端来一大碗卧了鸡蛋的挂面，乐生哪曾得见这等吃食？激怒了他的他，当时想去寻死。但毕竟不脱孩子气，这会儿见了好吃食，怎能不馋？遂听元槐的劝，香香地吃了下去。坦黄的母亲何素我怕乐生家里担心，就叫人给孙长庚送信。她向乐生问明了情由，才知道这场婚事险些闹出人命。就开导乐生说：“你不乐意这门亲事，应该禀明父母，好好商量，哪能由自己的性子胡来！你不明不白送了性命，你可想到父母如何伤心？你想那媳妇落下恶名，还能活吗？”乐生不敢多话，只是流泪。

不大功夫，孙长庚带人和竹床来抬乐生。当着三先生、三太太的面，他不好骂儿子。忍气向主人道了谢，便把乐生抬上了竹床。赵印绶送到院子里，又说了些宽慰乐生的话。三太太又嘱咐孙长庚不要再难为乐生。原来，乐生跑出家门，家里也曾通明火把地各处找过，可谁也没想到他小小的年纪，为了娶媳妇竟会去跳崖寻死。他们去各处偏僻地方找，偏没去众人经过的山大佛那里。幸亏让赵家的三先生碰见，抬回赵家，还给乐生接了骨，总算大事化小。不过，接上骨也还要调养，这场意外不仅使孙家多花了钱，乐生的腿骨虽说接得好，却因他过早地去干田里的活，还是落下了残疾。以后走路不免有些跛。

赵印绶这次是和宋教仁一起从北京回湖南的。这八九个月，他追随宋教仁之后；时而南京，时而北京，行止无定，几乎没有给家里写信。赵印绶回家那天，志黄午觉睡得迷迷糊糊，被人吵醒。爬起来就问哥哥：“谁来了？”坦黄说：“爸爸回来了。”志黄

说：“爸爸，呵，谁的爸爸？”何素我笑向丈夫说：“你的儿子都不认你了！”赵印绶撩开蚊帐，拍打志黄的屁股说：“好个无父无君的家伙！”坦黄和元槐抬来一大木盆热水，请爸爸爽身消暑。赵印绶笑着向何素我说：“现在叫我当皇上，我也不去了。”何素我也带笑望着他：“你的心还没有回家呢！”她说得真对，赵印绶正惦念着宋教仁到家没有。

宋教仁，字遁初，湖南桃园人，是赵印绶留日时的同学。在那民国肇始、地方割据、世事纷乱、民不聊生之际，他们的主张是搞“议会民主”，企图以此来对付那些靠枪杆子，也就是以武力争夺私人权利的实力派，从而救国救民。以当时中国社会之封建，人民之贫困，文化之缺乏，想在此基础上照搬西方式的议会民主，实非其时其地，可以说是纯属空想。以后的史家遂称宋为“议会迷”。宋于1903年加入黄兴创办的革命团体华兴会，主持武昌支部工作。两年后结识了孙中山，共同创建了中国同盟会；赵印绶也是此时同盟会里的活动分子，宋、赵两人便成为莫逆之交。1911年春，一起参加广州起义。起义失败逃到上海。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，他俩迟至28日始赶到武昌。但随即发现那里革命力量单薄，两人又返回长江下游，策划东南各省联合。在孙中山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，各省宣布为“独立”政权。他们也感到对老百姓来说，不过是换了个旗号，权力大体上不掌握在革命党手里。他们便对孙中山减低了信心。再后，又看见孙先生因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建制完整，南北议和中，经讨价还价，孙不得不“推贤让能”，临时参议会补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，使他们更感失望。

赵印绶在亲身参与的议会活动中，遇到了一些事，令他吃惊。

在袁世凯就任总统设宴招待全体参议员，并邀请内阁成员作陪的那天，他同宋教仁一同乘马车赴宴。忽然大雨倾盆，一个响雷几乎惊了马，弄得他们的衣衫尽湿，两人正琢磨着这样见总统的面是否失礼，可是进休息室一看，已经来了六十多人，也都在等袁世凯出来和大家见面。有几个正脱衣脱鞋袜拧水，比他们还显狼狈。赵印绶是头一次见袁，相见之际，只觉这人矮矮胖胖，像个石碾。虽穿着便服，眉宇间却一股逼人杀气。坐在赵旁边的副议长汤化龙，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。忙起身迎接宋、赵，并向总统介绍：“这位是赵印绶议员！”袁世凯略一沉思，记起赵曾在前朝当过县长，就故作轻松地说：“赵议员，咱们是老同僚了，都伺候过皇上！”赵印绶听见此话，顿生反感，他想：“真是开口便不脱奴才气！”就带点讽刺口气说：“现在是我伺候总统……”话刚出口，自己马上觉得这话说得不算得体，心想：“糟了，这是怎么说的，我是议员他是总统，谁伺候谁呀！”当下，责怪自己，心中好生不乐。不想袁已经机灵地察觉赵有细微的心理变化，便故作轻松，放声笑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咱们现在一起伺候民国！”赵皱起眉头，仍感恶心。袁见宋、赵二人在淋雨后，衣衫都显得蔽旧，便做出一副唏嘘状，冲他二人嚷起来：“遁初兄，星森兄，你二位自奉也过于节俭了！你们都是政界要人，总得制几身像样的衣服。”转身就吩咐秘书：“到王府井找个好裁缝，给宋总长和赵议